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倒退走進中國」：林玉玲的回返與認同恢復

” I am walking backwards into China” Identity Recovery and The Return of Shirley Lim Geok-lin

doi:10.6752/JCS.201512_(21).0010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蘇穎欣(Ying-Xin Show)

頁數/Page：233-23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0](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倒退走進中國」：林玉玲的回返與認同恢復 “I am walking backwards into China” Identity Recovery and The Return of Shirley Lim Geok-lin

蘇穎欣¹

Show Ying Xin

2009年以前，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的馬來西亞英語作家，僅有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一人。但有趣的是，被翻譯的不是她的文學作品，而是2001年出版的回憶錄《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縱使當時林玉玲早已是馬來西亞重要的英語詩人，詩作已是中學生必讀作品。

2009年，林玉玲的小說《魔法披巾》在臺灣面世，其述說中國明代公主漢麗寶遠嫁馬六甲的傳說故事。同年，旅居英國的馬英作家歐大旭(Tash Aw)的小說《和諧絲莊》也被譯成中文在臺灣出版，接著陸續出版了他的《沒有地圖的世界》(2012)和《五星豪門》(2014)。今年，獲得第六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陳團英(Tan Twan Eng)，也在臺灣出版了他的《夕霧花園》。

或許可以這麼說，在這之前，臺灣讀者對馬英作家的作品或許不太熟悉，而林玉玲被臺灣讀者認識，恐怕先是以「亞裔美國作家」的身分開始的。顯然，在這個案例上，美國先是臺灣認識東南亞的中介，²而隨後，中國文化（明代公主的傳說）則引領進入那片從大陸

1 蘇穎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博士候選人。

電子信箱：iishi.show@gmail.com

2 我在臺灣唸外文系時，亦深有此感。猶記得大三上「演說與辯論」課，教授要求我們做一場模擬特別場合的演講，我當時把自己當成馬來西亞首位華裔首相，在就職典禮上演講。然而，在上台前，擔任司儀的同學卻擅作

遠望的「南洋」。

林玉玲的美國身分，是她離開馬來西亞的出路，卻也是她「回返」亞洲的途徑。而她的中華身分，則展現出原鄉想像之外的另一種自我批判。

一、後五一三馬英文學

1969年，帶著「不再回來」的心態，林玉玲遠赴美國深造，從此落地生根。那一年，「五一三種族衝突」爆發，華巫關係緊張，身在馬來亞大學英文系唸書的林玉玲親見國家首都變成暴力的戰場，而她的土生華人身分在這場衝突中更顯得格格不入——不諳華語的華人，口操殖民語言。³林玉玲出走的那一年，馬來西亞也經歷一次近代史上重要的裂變。後五一三國家政策導向「馬來人優先」藍圖：在語言、文化和教育上，非馬來人和非馬來語族群被邊緣化；經濟政策上，土著與非土著的劃分盡顯原地主義的意識形態。

而1960年代馬來西亞推行國語政策之時，提出了「語言是民族的靈魂」(Bahasa Jiwa Bangsa)的口號，強調國語(馬來語)作為民族共同語言的重要性，也進一步確立以馬來語取代英語為國家官方語言的道路。後五一三時期，馬英文學創作者面對國家的裂變，詩人林玉玲、余長豐(Ee Tiang Hong)選擇出走，黃佩南(Wong Phui Nam)遲至二十年後(1989年)才出版他的第二本詩集，而雙語作家莫哈末·哈吉·沙烈(Muhammad Haji Salleh)則決定自此只用馬來語創作，甚至質

主張，把我講題中的“Chinese Prime Minister”改成“Asian Prime Minister”，令我費解。我了解在臺灣使用Chinese一詞需更謹慎，不像在多元族群的馬來西亞，Chinese就指稱華人。但將Chinese改為Asian的直接置換，顯然是以美國的視野觀看。殊不知，怎麼會有「馬來西亞第一位亞洲首相」這回事呢？

- 3 許多土生華人的母語為「峇峇馬來語」(Baba Malay)，是一種摻雜中國方言(福建話)及馬來語的口語，但隨著時代的衍變，土生華人群體的特殊性逐漸被淡化，峇峇馬來語也日漸絕跡。

疑為何要用殖民語言創作，他質問：「為何要舔食這只扼殺我們語言和文化的大手？」（Mohammad Quayum 2007:20）

顯然，也有不少人將國語政策視為國家的去殖民過程，縱使真正的去殖民省思或許尚未發生。但對於像林玉玲這樣的創作者來說，這個大轉變迫使她無法面對自己的國家。「在英國殖民教育下成長的我，到了十歲時，英語早已無可救藥地成為我賴以閱讀、說話、書寫的語言。我是毫無愧疚的英語追求者與愛好者。」（林玉玲 2015：208）她也提到，自己「批判的自我意識是如此的遲至」，以至成為一個「全然去種族化的馬六甲主體」（211）。

二、「我倒退走進中國」

有趣的是，當林玉玲尋找可能「恢復認同」的途徑時，她卻走在重建中華帝國的道路上。馬六甲祖屋裡的中國，或是中華性，成為她溯源尋根的標記。但在許多年以後，她卻發現那些自己一直以為是「祖父從中國運來的『成堆閃著光芒』的磁磚」，竟可能是葡萄牙殖民歷史的痕跡，造成她對家族史記憶的一次失誤的建構：

將中國從作為認同根源的建構，改變為由失誤記憶與歷史所造成的錯誤重建，以批判宣稱中國性的力量與急迫，成為在後殖民想像中對其他存在的關鍵性抹消。（2015：214）

馬六甲作為一個混雜的文化交匯點：馬來群島上的舊王朝傳說、西方殖民者在東南亞的據點，以及中華帝國勢力的延伸，在林玉玲的詩作〈拜訪馬六甲〉中成為她那曖昧不明的尋根情懷的精神依據。但她也同時發現，自己回返這個蘊含豐富文化和歷史的故鄉時，卻不經意將中國／中華性／華人認同擺放在重要的記憶位置，以致近年在葡萄牙發現了和祖屋一樣的磁磚後，驚覺這樣的認同過程或許是「由失誤記憶與歷史所造成的錯誤重建」。而在這過程中，許多細緻深刻的文化肌理和歷史卻被隱沒了。

林玉玲在〈中國尾聲〉的自省式剖白，展現出她略帶自責的「回

返」姿態。從香港這個特殊的位置「倒退走進中國」，她對自己對尋找祖源的執迷感到不安，因那是一種生物性的後裔認同，而非經驗性的存在。我認為林玉玲在這裡賦予「倒退走進中國」這詩句另一種力量，彷彿她不止從地理上的邊緣進入中國，亦是從歷史的後門介入一個中國性／中華性的話語迷思。馬六甲的一位「中國後裔」，在尋找「馬六甲的中國」，卻發現這個「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已無法貼合，只能轉化為一種經驗。而透過文學創作，林玉玲虛構了這場和中國發生關係的經驗敘述，有力地批判一個帝國慾望的探頭，也藉此重新理論化自己的身分認同。

三、民族國家再定義

在批判殖民主義與帝國霸權的同時，林玉玲指出「民族國家」將被捲入當代全球化的跨國關係中，而非帝國。她也留下伏筆，未深入細談在帝國和殖民話語之中，我們如何再定義民族國家？或者我們可以問：民族國家在哪裡？

文中她質疑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巨石：美國帝國的興起與衰敗》(*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2005)中堅持將美國視為帝國，「反而忽視了美國作為民族國家及其地緣政治實踐之間的張力」（林玉玲 2015：216）。換句話說，當我們將美國（以及中國）當作帝國的同時，很可能忽略當下以民族國家形式存在的國家霸權，如何在公民與人權等問題上彰顯其意識形態。同時，也忽略了同樣以民族國家形式存在的周邊國家，在地緣政治上如何能以平等之姿相互競爭及合作。

在後殖民論述中，常以「離散」、「跨國」、「後國家」或「彈性公民權」等話語將流動的身分建構與認同作為跨境者的依據及結果。但往往在這樣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中，容易忽略不平等的國家關係（如第三世界國家的問題），以及現代民族國家所面對的實際矛盾（如階級、語言等）。在五一三事件以後的馬來西亞，雖經歷了一次

歷史性的裂變，但某些根本問題其實已在去殖民的協商過程中累積下來，並未獲解決。而若我們仍將民族國家視為危險的地雷，而以跨境、跨域或離散為敘述主體以代之，則容易忽略被困在民族國家中無法跨境、離散的群體，以及許多切身的當下問題。

五一三事件即是民族國家協商過程中遺留下來的根本問題。雖是種族衝突，卻亦有學者認為是馬來右派巫統政權的權力內鬥，是由激進的國家資本階級為了推翻以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馬來貴族而發動的政變。自此，新政權大肆玩弄種族課題，以消滅任何對經濟、階級、殖民歷史等討論（柯嘉遜2007）。顯然，這一切也是在冷戰邏輯下，左翼勢力被妖魔化的結果。如林玉玲詩中提到的，華人和共產黨人常常被劃上等號。

因此，林玉玲的「回返」以及對殖民和帝國的思考，或許仍未在民族國家問題上展開。五一三事件後離開馬來西亞的人不計其數，對國家幻滅的創作者能否再次回返歷史的現場，挖掘自身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國家內部的種種問題？如同林玉玲對中國性及殖民主義的辯證過程，面對家鄉馬六甲以至整個馬來西亞時，「懷舊與反感」之間的張力或許能折射出更多待解的歷史問題。或許，這也是「倒退走進馬來西亞」的一個經驗敘述，有待完成。

引用書目

Mohammad A. Quayum, 2007. *One Sky Many Horizons: Studies in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林玉玲（Shirley Geok-In Lim）著，王智明譯。2015。〈中國尾聲：霸權、帝國與後殖民想像的間隙〉，《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頁206-225。

柯嘉遜。2007。《513解密文件》吉隆坡：SUARAM。